夷堅志

夷堅支癸卷第四　十二事

祖圓接待庵

二浙僧俗多建接待庵以供往来緇徒投宿大抵若之禪刹然其託而為姦利者固不少也淳熙初越僧祖圓者倒空鉢囊作舍於天台境上寢室既成命工僕翦薙荆棘拓廣基址擬營它屋值暮風雨暴作飄落木葉充塞四邊溝渠役者悉拾去明旦將屏疊而鉏钁遺於草壤中圓自往取之草遭雨淋漬氣蒸如焚舉手撥尋乃得一銀钁即黙收藏之仍誌其所曰是必此草能化鉄為金也就掇拾盈匊而還試洗滌

小釜煎煮以驗凡湯所及虎所及處俱成銀圓鷲喜
亟築墻圍護草地託云防寇竊自後相繼煮鉄一切
為上色白金積宁益富遂別作大院仍買蓄田疇養
僧行六七十輩遊僧始至之日具齋食三品且襯以
時
錢六十文是　錢參政曹太尉皆居台州各有庵舍
適相附近禪客更相謂不若向曹庵落脚蓋圓經理
之初乞地於曹宅故因得名尋常諸庵容客不過再
月上定
宿惟此處則雖累閱齋不厭之以是人遊樂趣庚子
歲蜀僧了祥到彼其其齋供簿已滿八大帙計無慮
二萬員揆校資費固不勝算圓自為祥說端本但不

言草名狀祥亦不問也自至今又十七八年圓未嘗妄用是分毫專以濟众故神天相之不已使貪者得之必招禍咎前者屢有之矣了祥金住持鄱陽安國寺了祥說

醴陵店主人

吉水縣人張誠以乾道元年八月往潭州省親故次醴陵界投宿村墟客店主人一見如素交延接加礼夜具酒殽對席張謂無由而得此疑有它意辞以不能飲且長途倦困遂就寢良久堂上燈燭照耀起而竊見主人具衣冠設茶酒拜禱於畫像前听其詞屢

其言張生知之必以已祭鬼不敢復睒主人既退望神
張 像一神眼睛如盞大雖料已墮惡境而無由可脫嘗
聞大悲呪能辟邪乎時誦習於是發心持念及數過
覌大眼者自軸而下盤旋几上須臾有聲剥、迸作
小眼無數其甚狀可畏乃閉目坐於床誦呪愈力時
聞敲户擊摶欲入不能已而鵶噪天且明張亟走出
取 不暇故囊篋但聆店家聚哭無追逐者行二里少歇
聞途中来人則云彼店主翁中夜暴卒徐和其實蓋
因三世事妖鬼歲以一人祭之過往遭害不可勝擧
其法若無外人則禍及家長斯其驗也湘中風俗大

抵皆然管榮之表叔莫主簿者寓居吉水與張爲鄰親見説兹事張從此不復出　榮之説

羅漢汙池木

饒州城内永寧寺東廊羅漢泗洲兩院相鄰其外有汙池方闊三四丈大深不能三尺枯木一截僅丈許浮於中歷歲甚久人不記其所来院僧朝夕見之畧不動轉意必朽爛且不潔故未嘗漉取乾道初因雷之雨震暴下畢池面木忽騰躍爲龍爪角儼然拏雲而去行人在外者猶見其尾所謂應龍潛於潢汙失所處矣其不遭焚者折幸也　院僧説

鄭百三妻

饒州市民張霖居德化橋下販易陶器積以成家生三女次者嫁小塩商鄭大郎第三子奩具亦二千緡居稅務巷慶元二年冬父子同往通州取塩鄭大未有嗣息時求一外甥兒養之其後妻生仲與季仲娶屠者劉公女別僦舍於北街三年二月鄭媼欲挈以歸先就本屋內治房室其所善巫師言今年九梁煞在門切不可移門換戶大忌百二十日小忌六十日未易過得若或衝犯必有年命哀謝之人當之恳幸勿忽媼笑曰果有一切方隅禁忌我自抵當於是縱

顧意修營署不故避擇以二十一日乙丑天明延仲子并劉氏婦人入才及日暮張氏忽引手拊心叫稱極痛遣童報父母亟招醫巳而益甚母朝夕守視更三四醫服藥輒嘔將兩月脉證遂殆外姻沈三来省問女起坐曰姑未知否我只怕第九个沈歷道諸親排行皆無第九者再扣之不肯言但云說時便害我命問明旦醫黃裳視之呀然曰他必問到此是煞也旋踵而殂是日乃四月二十二日乙丑正滿一甲子云鄭仲子一房還毋居而少婦遭禍豈其命歟楚俗趨邪使淫巫得以藉口皆此類也 黃裳說

琴高先生

林鎛學士福州人紹興十八年登科調授ム縣尉梦到一宮室見道人衣冠高古風采道潔如神仙中人延與客礼相對從容告之曰君異日任官處宜好生惡生存心茍能於談笑間全活數萬性命陰功不淺也林曰敢不承教寤而莫知所以然但想憶其貌常若在左右至乾道末為寧國府涇縣宰因檢按水潦遍行鄉疃入小廟望居中神像與昔年所梦道人畧

異

無少畧仰視牌額則為琴高先生廟前有清溪高臺臨其上臺下小魚千萬計所謂琴高魚者漁人網取

苴漬以鹽邑官須索無藝用爲苞苴土宜林追念二十
年所戒白府牧魏王罷此品及林之去復如初順伯說

畫眉山土地

侯官縣市井小民楊文昌以造扇爲業爲人朴直安
似
分每售扇皆有定價雖村人及過往收市未嘗妄有
增加稍積餘錢則專用養母自奉甚薄閭井頗推重
之一日出街歘悶仆于地若氣蹶者少頃復蘇語路
持
人曰適間逢黃衣人特文牒在手外題云拜呈交代
接而啟視之云楊文昌可作畫眉山土地替鄭大良予怒
我應之曰諾遂豁然而寤此必不佳吾甚以爲憂有加

逝與之善者掖以還家明日別母與妻子沐浴而遊時

蜀慶元、年春也歲晚晚客至閩楊之子因來其買扇

從容話及前事客言畫眉山者正在西川嘉州郡人

任畫談今年二月內多梦新土地上事今比之昔時頓

覺灵顯一邪奉事甚謹楊子乃知父為神云福州醫

李翼説親覩其事

楊大方

楊大方者岳州人為性耿介有操持好者氣見称鄉

里紹興三年赴漕臺試於江陵道中過一廟望其相

貌頗雄整衣冠入謁焚香致禱因擲桊問盃珓咨次

得失凡三擲皆得陰珓以為神不賜許時已被酒遂
發怒取珓毀之神之側塑兩判官所謂善惡二部者
揚控惡者髯仍批其頰大聲叱之曰教汝作判官畧
無灵驗虛受香火享奠可謂失職何以請我邪我一
生留意文章十分準擬科第何為不報我邪語罷引
足蹴仆之乃去才出門行數十步酒微醒覺渴悶令
擔僕汲水未及而蹷撼呼弗應僕掖往近處村邸就
榻少憩移時矍起謂僕曰酒之累人如此吾適入彼
廟實為無禮冝觸威怒遭二卒追詣廷下神王詬責
甚峻將痛如囚治賴善判官力為分解曰事勢我定

不免急索紙作書與妻詞意悲哽封題授僕投筆而逝

千福藏寶珠

福州閩清縣白雲寺西廊有大輪藏名曰千福王氏據閩日所建也淳熙中時僧以殿柱朱漆稍淡命工莊嚴選行者監視其故所用漆噐與木不相粘綴隱、有紋遂引手剥之見寶珠一顆在柱上中現入定觀音聖像相貌端嚴極為明了至今觀瞻者無不稽首敬禮蓋信大士之灵通與人依怙也

洞口先生

淳熙間信州漁人楊六者以網釣為業孫子一身生
涯惟葉舟而已日所得錢悉為酒肉之資不買布帛
盛冬霜雪亦单衣自如酒酣輒往来煙波間鳴棹高
歌頗有道者一日遇道人獨棹小艇從之賖魚楊隨
所須付之初不語直自是數、来楊亦與魚無倦色
道人愧謝曰我視汝誠輕財重義一君子人也可喜
平
可喜一夕風月清潔波中如席楊正低頭舉網覩一
舟從天際冉、造前細視之蓋向者道人也微笑相
呼於坐處盡取所負魚值約兩三千併償之楊固郤
不受曰我飄然蓑笠底能用得幾許錢先生且留助

雲水費只乞著我同處舡中道人曰我相試已久恰来將錢還債仍更試汝、之志堅固如是真可教、也即挽之共載但一小童操槳其行如飛迤邐窮河源登石岸到山巖中奇花珎果芬香錯落全不似塵世楊心意洒豁雖蠢尔一愚頓覺超然悟解便欲依止道人曰此非汝可久居之地宜暫還後五年復會

與

出一卷書釣之臨別扣其姓字曰我洞口先生也就

顧

命童送歸元所釣處回故已失童楊不識字以其書示人乃金冊秘訣因悉具告曩事且從習學性識開明隨口能誦而取魚如初五年之期至躡空而升邑

字　悍　共

里俱見之識者驗洞口之家為呂翁無疑云

鄭四妻子

福州懷安縣津浦坊民鄭四以鬻羊為生年六十余唯一妻而年方及半嘗告其夫曰汝老而無子脫有病若做經紀不得時何所以賴令東家兒十七八歲上父父母我欲求之為義男汝意何如鄭頗知妻與此子相染着初未然其請它日再告度終不可輟且屢其狠忏肆詈勉從之既同居公為姦通視夫如路人鄭不能堪又畏鄰里恥笑自縊以死衆為之不平若告于縣逮繫兩姦寘獄中久而弗決妻見夫至罵

曰汝不義背我使就死地合還我命妻恍惚驚怖不知所答但連叫救人獄人獄卒趋走而来無所覩時慶元二年偶值皇子誕生德音皆從宥故妻還家稔

背

惡尤甚每夜見夫索命至振其咽而嘔其皆壓而寤以語厥子覺悶極不佳旋嘔血而死

祟

張知縣婢祟

祟

侯官張德隆知縣家有婢五人其一為祟所憑擾雖不為大害然触事可憎舉室厭苦招里巫文法師視

爐

之文生開酒爐既至婢掩面而哭曰一身帶糟醇氣如何柰得我文慙而退又招林特起林乃張之婦兄

亦卜上、祟

繫

迹

蓋嘗為祛逐一怪矣事戴支壬中林背徵僂婢僕言一片芭蕉葉耳我不怕宅林中於是宗愈橫肆張遨啇日之宣法師同梁緄治之梁先行詰問曰汝曾在誰人家作過謝曰固有之只是過公宅門不得有擨跡神兵以千萬數羅列遮護豈敢正眼覷着蓋梁氏素事此神甚嚴敬也梁叱之曰汝是什麼精魅分明告我若不肯說當拘撃北酆無間獄中良久始云是南門外石獅子願慈悲恕罪自當屏梁亦與商共議具狀其故移牒東岳收管婢即時頓醒石獅者不記何年所立形模獰惡兩目睜、然近臨官路是夜

其處風雷其處雨雷歘起明旦遂失之不知所在商
戊
日宣者項為任道元考照亦戴支中右六事皆慘
説

臨淄石佛

臨
青州縣淄縣二十里外有古石佛一軀高丈余在田
野間宣和年春忽自揺動晝夜不少止邑民遠逛之
競来祈拜日不減万人又防其覆壓不敢輒近邑宰
惑
呉直奉議健决吏也惡其妖異惑衆集里保丁壯撃
碎之亦無兆祥明年縣遂為群盗所破識者謂石乃
艮止之物動則變生矣述異志載邕州事蓋此類也

德鄉説

夷堅支癸第四

夷堅支癸卷第五十一事

陳泰寃梦

撫州民陳泰以販布起家每歲輒出捐本錢貸崇仁樂安金溪諸績户達於吉之属邑各有駔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斂索率暮秋乃歸如是久矣淳熈五年獨遲、而来盡十月不返妻頗以為念夜梦其披髪流血告曰我此行不幸到安楽曾家為所戕尗盡亟為我雪此寃旦與人言皆曰心疑生妄勿信也汝夕梦如初遂訴於郡太守王曉浚明謂事干刑名怪其憑梦申理扶之出還家啜泣夜聞户外剥、弾指聲祝

次 干

艷 慕

敍之曰吾夫有灵此聲當入室俄頃撼床恍不已妻悲
日怖翌再詣公庭哀祈且拜且泣守惻然為下其事縣
宰張公茂老悉集諸驅驗究有曾小六老在數中白
歎宰言舉室受陳氏恩未可報那報作此大惡既以某
日離某家去矣張無以詰後五日里正報嚴陁村道
側有卧尸牒尉檢視曾以甲首曾往會曰非也又五
日或與曾素仇告其實杀陳泰埋於舍後竹林中於
是捕送獄才鞫問即承伏云初用渠錢五百千為作
屋停貨令積布至数千疋因其獨來妄起不義之心
醉以酒隨行共一僕詐主人之命使先歸語妻云捂

索未就尚須小淹僕去少時遂覺之於山下前所驗道側之尸是已續乃縊陳而埋之不敢復隱獄成坐殊死

連少連書生

饒州安仁書生連少連其父仲舉下世獨與毋居年甫冠就館於近村富家館相距半里諸生暮歸唯一童作伴當春夜月明燈下誦讀忽聞窻間欬聲舉目視之見紫衣老媪豐頤皤腹已在側出語通慇勤問為誰曰媒人也東里肖家有小娘姿色絕如神仙也中人慕秀才容儀請於父母願為夫婦使我来達意

其家快性才說便要成幸勿遲緩生曰無乃太忽、
予我談笑得一好妻豈不大願然要俟歸白毋雖正
分終悴辛苦所獲免何令肖女奩具萬計即早成婚
今日可化窮薄為豪富但一諾立諧矣生沉吟良久
許之才頃刻去而復来携兩小鬟先至便有數黃衫
卒䞘供張數茵凡金玉綺綉雜然歲須畧備納采問
名之禮始為允當媼曰秀雖然前尚疑信未决聆笙
簫之音鏘洋漸近翠幢寶蓋畫扇圍列女子下花輿
席地步入真國色也生目眧心蕩默自計曰始與之
結好則好中子物皆吾有耳媒巳知之咄曰秀才何

得遽起薄倖之念生諱謝曰無之就席酒半始合巹覺女唇間有牛吻氣乃托以地迴掐盜悉收飲器皿持金帛寘篋中加扃鎖爲一羊頭人自外持挺入訶曰不得無禮俄冷風滅燭衆一切奔散月色依然間無所見隱約聞樂聲赴主人家祠堂內小童熟睡覺之起吹燈發籠楞、然并巳之衣衾書策亦羽化生惶惑待旦走告主翁、驚嘆不巳云是吾家所事肖家木下三神也生亟辭館而去

北塔院女子

秦

鄱陽吳伯泰淳熙庚子歲偕二三友結舉課於樂

乎西禪寺北塔院童行姓詹者處鄰室夜聞與人飲酒語笑穴壁窺之見一紅衣女子殊秀艾意其挾外倡入又念邑市無此人每夕皆然或夢壓呼叫嘗詰其故不敢諱乃言此女夜夜攜酒漿來殽蔌來共享醉則留宿只着乾紅衫未嘗換亦儼然無垢汗捧一水精合在手會罷必藏於藏於袖求之不肯曰有父脫或見問何辭以對不可以歷數月詹殆羸骨立度不能支吾捨之而遁竟死其前一僧亦然續有吳五戒者至不久亦見急徙居人指以為凶屋莫敢至遂推仆為丘墟後二年有應寺丞之子到邑頗聞其事

始言十余歲前寓彼一笄女暴亡菆于廡下吾隨牒入嶺表茲方北還遂正謀火化其遺骸耳啟棺之次得水精合紅衫尚存乃証昔為鬼而害平人也

瑞應尊者

恭州報恩寺有羅漢洞塑為巖壑五百眄人物散處其長大與生身等唯瑞應尊者一像乃天生石所成其顏狀衣服襞摺文縷悉具了無斷削痕迹莫知起於何代紹興間忽失其首寺僧告於州申達置制可徧下屬部尋訪弗獲乾道中一蜀商泊舟江陵沙頭夜夢異僧來謁曰貧道受業渝川之報恩今行脚西

斵 司

荼

歸擬附於舟尾如辱賜許當先拳候於白羊口緣寄
笆笠在彼趂便道取之商曰諸寤而恍然大蜀客大
抵率能於乱石中識别璞玉碼瑙及至白羊沙磧間
得一圓石高尺許宛如人頭眉目全備而圓頂無髮
衆方聚觀商認為梦中所遇浴而收之將至荼州作
供行次洞前見一石像方袍無首默與心會何方丈
辦香華迎於江濱寘之項上脗合無齟齬遂復成全

時挈

軀是、朱師右少卿赴召造朝挈家將洞子婦求嗣
者竊其隻履而去諸僧不覺也十年後朱還鄉過渝
梦僧称在報恩挂搭久乞施履寫明日為家人語詩

家

其異婦始自陳曩事敬以歸之

酆都观事

忠州酆都縣五里外有酆都观其山曰盤龍山之址即道其所称地極地獄之所舊傳王陰二真君自彼仙去剎嘗為兵戈踐暴故多古跡晉唐五代乾竺殿猶在吳道子畫壁丹青如新丹井上二柏狀如龍角人言東漢時物老子丹皂後柏亦數百年枯槯裂而直幹堅如石皇甫先生赴召過之曰吾能使此柏再荣即布氣呼手拊摩盤根錯節處自是數十枝復蒼翠如初生者政和以来有旨禁采捕群鹿至與人雜

猱養餌引子卧廊廡食厨蔬居然相忘淳熙十二年中元日方從齋醮鹿從用井來數百成聚驟首霄漢間五色氣自井出散而成雲中有笙笛鸞鶴之聲至暮知觀白道士無疾而逝咸以為尸解云

趙邦材造宅

紹興中餘干宗子趙邦材造地宅飾臺榭侍其屬藉凡所需材木不復誰何肆意芟伐自僧宇神祠民間

墓显工

暮樹無得免焉屋壁上而怪出現白晝昏暮人不奠居落成未幾縣尉黃子強往致慶傳觴行酒皆臭不可近趙知其所由來叱罵罔兩而罷次日庖婢以非

夕籠餅供朝食至前滿盤化為纖物遺視甑釜亦然
遂臥病平生治僕妾輒以髮繫柱搥楚无算怒猶不
釋則沃以糞溺至是苦肺熱命家人取閽中汗以解
他之其妻不忍紿用地漿進嫌弗快必快此汁飲竟瞑
目而殂黃尉傳其事於善類使廣之以警為惡者俾
知所懼云

白雲寺行童

淳熙三年夏吳伯秦如安仁未至三十里投宿道里
白雲寺泊一室中喜一榻潔方匹馬登頓頗倦不
解衣曲肱而臥朦朧間見小行童垂髫髮著短褐衣

拱手側立情態恭甚意主僧遣邀飲茗語之曰容我睡少時便去見童不荅亦不退俄然而隱吳殊未以為疑再合眼復又在側又與之語不荅不退如初乃急起訪僧笑曰比有士大夫暫憇此榻所覩亦然蓋昔時童行某者性好雅潔淨自買此受用而去年已亡小童痴迷故尚尔戀着亦可念矣吳勸付諸火以絶之其怪遂息

神游西湖

樂平新進鄉民陳五為翟氏田僕每以暇時受他人庸雇負担遠擔紹興四年春在家病瘦死胷臆尚煖

家未忍瘞越三晝夜奮而起說初死時覺冥冥從腦門出見本身卧床上見叫哭作聲相呼更無應者有一神人称将軍領去適别病家歆享酒食既醉唤我前曰我聞得杭州西湖景致極好常恨平生不曾到令欲因廵歷游翫一遭倩尔引導候看了當放尔即命監守者捉我寘布袋中携以父行沿路遇人之屯家供献則挂袋於戶簷下丁寧莫要喘氣盡将食物收拾挈去忽忙不少停又詣一家一日須十余處昏暮入庙宇将酒肉分給人從亦自就位飽食如此五日到臨安游湖天竺灵隱市肆园林逐一行遍只不

敢入道覌復從海岸抵福建回建昌撫州至白千查
[illegible]家歇憩坐未穩一急脚走報曰速去、、俄聞闢歷、
電霆閃震動天地一道士帶星冠伏劔捧水誦呪念到
火發燒屋處衆扶擁將軍以下奔出更相踏踐我依
問前在布袋内不覺擲落地元來却只卧此問自是遂
活是日洛陽康義仲來瞿氏莊目擊其事及秋末康
與瞿同往跦山經白千專謁查家訪動静云令春舉
室染時疾得道士行五雷法祛之而愈正合陳五所
言

石頭鎮民

慶元、年冬石頭鎮胡大夫家脩設水陸齋會市民
龔三者日持烝芋来鬻至判斛之夜歸差晚行到燈
至火盡處若為人所排仆地悶絕妻子訝其不致秉荻
炬迎照得之昇以還舍舉体氷冷燃薪温其手足稍
稍有蘇意漸能言曰恰逢着鄭十五與孫山東幼兒
問其去處荅云胡知府宅設水陸齋會故往赴赴我
尋你多時不曾見今且得值遇於此便搊倒我恣意
拳踢毆打須要捽捽去我盡力扞拒不肯行他怕天
曉方始相捨是時鄭十五已死十三四年孫氏兒亡
未久莫知所何寃龔言訖涎涌於喉間飲之以湯亦

不能納奄然長往

劉居畮醮設

樂平南原人劉居畮慶元三年春就家醮設既訖事其小子明哥忽發狂言如物憑附云玉皇敕北方真武神君降我家諭旨令日醮筵章奏全不虔誠更須擇日舉家齋潔別建一百二十分多多缺金錢謝過祈福有如不然定貽大禍劉氏懼以為黃裳藝慢所致痛醮責之衆相謂曰吾曹安敢不盡誠敬但上天高明豈肯用禍福嚇誘下民需索供享是必木石怪魅假託為之推其徒王師行正法考

裳 洙

白童子見光中攝到土地社令詰之對曰非祀典之神三人詐偽為此即逐之境外仍刈我近處林木一大木根下疑木穴通舉烈薰灼之三巨蟒迸出而死劉以其木與興福僧寺是日有崇仙觀道士謝時亨在醮拉而出外買食犬肉明哥又言帝知謝時亨輙啖厭物來日午時必殛之語竟狂子即安及期時亨殂劉益懼遂更醮席而才至四月上旬以微疾亡蓋大數且盡故兒得而侮之耳

新喻張屠

臨江軍新喻縣屠者張氏居於僧寺之傍每宰豬必

以曉鐘時起紹興某年寺主僧於半夜後梦男子婦人凡五輩皆着烏衣羅拜於前同聲懇言告和尚乞慈旨與道者免撞来早鐘覺而又梦且云性命所係而危在須臾只得一語便可活愿慈哀救僧寤爲異急呼直鐘道者諭之道者已攝衣将往聞僧所戒猶云此所以警旦寺院法律當然豈宜廢不講僧曰一段因縁續當說你勉听吾言乃止天明道者出過層門曉張問不擊鐘之故以僧語告張曰賺我失晚誤一日經紀然當死之母豬遂生五豚亦爲吾利道者還白畓方丈僧特造張居閑以因果之理曰人生百技何必

造業如此儻肯別謀生吾以衣鉢所余助爾張即奉命僧與之錢百千使改市它貨張素無子而得男讀書擢高科致位華顯不欲書其姓名

此卷皆吳潹伯秦所傳

夷堅支癸卷第五

復

夷堅支癸卷第六　十三事

尹大將仕

秀州廣平橋尹大郎將仕其家本微致力治生雖無田莊而浮財頗裕唯無以無子爲不足已而妻得男憐育備至迨長成下劣不肖破蕩錢帛父母愛鍾於心亦不腸較俄以病沒尹悲悼之切不如無生或教齋戒擇日禱於福山岳祠遂具舟楫與妻偕往及抵岸尹謂妻我先詣庙下排此牲醪明日清曉共焚香供献既去移時不返妻自步行咨訊至憩亭則見亡子用兩手執其父骸而問之荅云不干娘事我前生

為某處縣尉顧船渡江尹大作稍公利我財物擠我溺於中流今當索報毋泣曰爺娘養你二十年竭盡心力家計任汝費耗豈不念此曰負財已了只是欠命毋度不可解又泣曰既宿世寃債所不容免但乞放還舟中堅不從斯須而斃

野和尚

襄陽南關寺僧寶樞姓野氏本太州人來駐錫時方二十歲能瘀誦孔雀經聲音清亮人家多邀請富有衣鉢俗呼為野和尚淳熙甲午赴近村經課飲酒回耳畔聞嬰兒啼聲如是不一甚異之左右前後並無

人家寺中又無寄寓者不敢與人說寺前臨江其北有人烟市井僧常渡北岸憩于張氏客邸從其妻談未了一優伶携女子入邸僦室以居僧見之心頗動未幾厥頑病僧每日必到彼為治粥藥因與女接杯酒之歡既而頑死又捐錢殯瘞女感其德遂陪之歎昵僧猶未快意育髮出外取之為妻連歲産三男生計益進几十余年妻病亡復用故度牒披剃三子以次繼為伊僧徒居南漳縣双池寺而彈孔雀經如初

紹熙甲寅季祖忠訓作邑寕尉猶識之

譙氏柿木

堂

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柿樹圍三丈許蓋百余年之物崇寧二年冬雪寒太甚木凍裂至根中有奇石長袤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聞者爭來觀郡僚亦至莫能測其兆應多以為吉祥然自此家道凌替售宅於它人居之後不寧泊宣和末不及三十年屢易主矣

張七省幹

張守中者本會稽人隸役高門得右列一職買田揚州江都称為七省幹淳熙二年詣臨安攝內諸司冗句其母與議宗室女為妻言定矣張過市、覘銀鋪

秦氏女美色遷憑媒禮娶秘不告母後兩歲母方知之自越来見秦婦元不甚美然已生二子不可逐母還家學餉畀詞謝絕趙氏趙氏以結約既久無故遣怏斥羞愧悒怏而死張之子繼夭折生事亦退酷嗜酒為田園蕩飲費一日登酒樓遇道人清眉秀目先踞獨坐飲引袖長揖而笑曰君不是張持正名守中者張曰是已但與先生素無一面何以知守中詳悉如此道人曰君合有三子二女官戢隨分粗得近見姓名乃注在死籍不知作何隱惡以致於是其事亦不久吁可惜哉張大駭不能措辭道人趋下楼迹之不見

歸為秦氏說亟修設醮席祈哀踰歲而右

右四事德卿說

鄂幹官舍女子

湖北轉運司在鄂州其幹官所事常有鬼物出沒家人多盡見之宜黃劉嚴叟满罷代者胡承議已入宅以〻初到遍謁諸使及郡守率用五更三點出一子未娶每其父夙興必起侍湯粥送之升轎乃復寢嘗值美女子相顧而笑方注目又不見自是屢有所覩自言則是鄰近鋪籍小女氏瞻慕丰采乘間竊來胡子浸有惑志但念官舍嚴密豈外間婦女可得到以扣小吏、曰此決非人俟其再至試執而視之當驗其

實明早承議出謁女徑造子室予以言誘之曰汝既云慕我當少留從容快滿平生志願令倏來倏去甚無謂也女躍喜即有相就意胡子直前擁之復奔迸求脫把持愈急覺懷抱間漸縮小呼燈至則木板一片在手蓋舊屋翼剝風板也取斧折而焚之怪遂絕跡是時淳熙中東義郎賈伯洪駐悉見其異此

淮陰民失子

楚州淮陰民為保正遣其子赴縣輸租子不肖盡以其供飲博費徒手不敢歸信步野外彷徨無所之忽有兩人從山中出為憐撫之狀招使隨行至彼處大

告屋深廣如富室而寂無餘人予造餧持炙魚燒肉各一楪與之曰飯適已盡未暇別炊予啗魚肉訖殊不飽兩人率之暮入農家竊庖廚餘飯并飲餕分食當晝則捕禽鳥漉生魚煮飫餐間盜酒共酌此予寘數迷不復知朝暮日山下諸家積以夜失物食知必鬼魅變怪邀巫治之巫罡布步網戒居者伏伺灶側夜半三黑物髣髴人形越窓隙而入翻盆攪甑雎盱尋索於是突起呼譟相與逐之蒼忙奔遁其捷如矢衆秉炬火追趕僅執其一束縛以歸謂為魑怪听其辞乃此子也走告厥父、至問同行者為誰不能言尚

記窟冗所在引衆偕往空無屋庐惟大石亂薪叢墮

薪殘蔡煤灺堆積鱗羽毛血 藉滿地共驗為山鬼

不復穷覔父挾子而去 右二事皆賈伯洪説

大孤山船

鄱陽氏黄一受傭於塩商為操舟往淮南還至大孤

山乗順風張帆捷疾如飛當白晝與同輩十許人坐

立舵外中一人反顧見空舟甚大亦有十許人主持

訶

衘軸而進慮其或相撞觸呼衆視之同聲叫後使引

避惟黄一受無所覩方與衆爭辯且抵其妄轉盼間

塩舟平沉旋即覆翻所載悉淪洪濤人盡溺死舟忽

躍起黃隨而騰出遂獨免乃知向之值遇蓋鬼神之作祟者慶元三年三月也趙希誂說

大浪灘神祠

嚴州大浪灘在州北十五里介於兩山之間深不過八尺而湍流峻駛、回曲折稍遣風色則激為巨浪由是得名往來者多苦濡滯紹熙四年鄱陽周貴章赴省試與鄉人羅正臣李顯祖康師尹相值於常山買舟同下逮至彼灘見它郡貢士舡三十餘艘鱗次岸滸皆阻東風久者兌七八日吏相愁嘆不敢解纜或強驅童奴盡力挽綍纔少進復猛退而忿懟而來

擔陸行者且慮失試期曉夕隕獲餘千董經負擔略出語衆曰聞坡上一庙乃威惠王行祠盍往祈禱脫蒙垂祐便可去矣皆合詞曰然時已昏暮即籠炬造謁焚香列拜董拱而啟曰神王聰明正直受國爵封又享血食於此今朝家三年大比網羅賢俊公卿將相悉由此塗礼闈較藝程限迫促顧留泊此地欲往不能願一施威灵詞禁山川后使灘上諸舟前進免壅豈惟寒士蒙賴亦所以報國也禱罷焚献紙錢稽首徑出至夜狂風尚厲漸以帖息天將旦波平如席三十艘順風相銜畧無礙滯始悔乞灵之不早云

名　直　慕

因少陸
説

彭居士

鄱陽安國寺在城內有田去城西百里各全保庄始時主僧惟直苦志戒行為道俗崇仰常詣庄檢校夢童報言彭居士求見延之入坐戴短簷帽着青道服後一虎自隨既坐視白曰吾久隱兹山未嘗輕與世接暮師名德之重是以一来顧視室廬摧敝已甚冀蒙師力一新之直許諾覺而思之曰此地實名彭罔客所称姓與合契得非神之神乎明日詢訪則父老皆云不聞有彭居士者獨古松下一小廟相傳為彭

汰文

大郎必其人也即訪之茅茨蕭然上漏下濕香火亦缺不講直為之慨然命工整葺立成華宇繪畫像貌儀衛儼赫由是彭罔神祠遠近供事它夕焚来謝曰百年寥落一旦頓獲新居治受血食老稚安堵皆禪師慈悲所致恨無以報德有所獻乃邀至高坡上指示其下曰此可以辟良土百畝願寘力焉是夜聞彼處履聲雜沓如數萬兵經營鉏治旦起視之向荊秦沙礫坦平如掌自繫虎原西盡至膏腴至今常住寔賴廟中有黑漆連椅一座初議更塑神像未暇致功行者法堅以為徒設弗用且障壁畫蔽取置長生庫

中掩為已有遍夢神詈責亟員以還之寺僧圖其形并畫虎於坐右每出化供必奉之以行將謁其家未至其家必先聞猛獸哮吼聲相謂曰安國化主來矣已而果然故無不樂施若次旅店則商賈增集皆徯其來距庄三十里有小虛市通江西多路富民居頗苦冦攘之患唯全保晏然蓋嘗有至者皆值虎遮道不敢進其為盜者皆黥卒閒有歐獲自言如是此寺曾感五神顯迹已載之丙志彭岡祠室正與之同予舊傳其事不詳審問少陸得此於子祥長老故備記之

城隍廟探雀

饒州城隍廟每歲春夏之交多有雀巢於屋翼内孕育雛邪縣辛錦先楊成魏贇皆從他郡配隸已三十余年一為憲臺司閽一為泉府庫典一為軍頭所居與廟近慶元三年四月三家之子各十五六歲相率入其中欲探取乳雀而高不可升乃踏神像夫人之肩攀肩緣而上得十數枚像泥遭踐踏剝落地至晚三子同感疾昏熱如炙不能出語夜半愈劇其母固有莫知其事有它兒戲時亦在彼見之者為言所致明日携香楮詣廟禱謝不獲命既而三縣以病次卧證

痊

狀全相似醫療弗全才五日皆不起其子浸、困篤未必可生觸犯大神誠可譴乃禍延厥父豈其偶然邪義方之訓非所以責之也

舒七不償酒

鄱陽每歲迎神之會習俗已成有加而無減逐廟各一兵或一民主之至于酒漿沃犒其徒又自隨人致力謂之心願大抵心識不正以是為禍譴驚動者間有之焉紹熙三年春縣前居民舒七者開酒肆其家與縣城隍祠相近預欲以酒飲轎卒及一行諸人既而負約衆憤怒往、出言詛之至七月晦日暮從外

還舍少頃就睡遂三更醒寤轉側覺卧處甚冷伸手摸索一物大如臂麤澁且滑駭而呼妻、熟睡寢弗應擬下床為物纏身緊痛不能作聲猛奮擲大叫毋口在鄰壁云待我来持燈往照乃一蛇呀然張欲似欲吞噬家人盡起毋敢造前毋忖知其故急詣庙招祝史買黃錢置箱内扶請蛇去舒遂病悸不食以八月四日死是夜見梦於毋言已入幽境目今受罪吉速追償前愆庶得脫免毋如其囑越數日又梦云幸得之從輕毋勿過悲拜訣而退舒至過不至死地受罰亦酷矣

廣祐王生辰

饒民以八月十五日為威惠廣祐王生辰致供三晝夜及罷散之際每處各備酒果飲福伺人靜則集會慶元、年第三日事畢將就坐而排列果食多不見是時無閑雜小兒皆疑其何以失明日再往收拾開啟上酒香且有遺下骰核之屬方怪之見泥塑獻花童子倒地如醺酒氣自其口出共扶起立於元處自

逐

後遇夜巫祝或逢其遊戲相毆遂久而乃定廟祝洪興祖說

許僕家豕怪

樂平廣衡人許光仲之僕畜一牝豕凡歷歲無生豚

必以十數滿三月則出鬻累積二百不啻獲利已多慶元初忽產數異一為馬頭一為人首一羊首一鷄首四足各有他狀僕絕以為惧既而曰是必造業年深還債了足欲就屠宰以託化故現此怪耳盡擊殺之投於溪流而貨其母於屠肆自後不復豢養

夷堅支癸卷第七 十事

蘇文定夢遊仙

此段須校宋刻用朱筆

熙寧十年蘇文定公在南京幕府四月一日以臥病方愈忽忽不樂因起獨步於庭天清日高命僕暴書閑取山海經隱几而讀不覺假寐夢遊一所樓觀巍然金朱晶熒叢以奇花香草雜以丹霞紫煙入其門登其堂門之榜曰神府一閣、名甚高不可辨左碧池右雕欄中有一堂之榜曰朝真自堂趋殿、名篆体难識旋臨一亭几案酒殽悉備九人聚坐其間披鶴氅或紫或白其冠或鉄或鹿皮或熊經鳥伸或

宋刻同

宋刻同

之以便卒

彈琴對奕歡笑談話視蔑公自若蘇頗嫌其簡傲捨故也蘇謝曰謹受教良久為家人所驚遂寤乃作夢仙記或謂蘇公借夢以成文意未必有實予竊愛其語而書之累而不知所以有累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者皆有以招之

合龍山小道者

贛縣東北五十里有合龍山有以遠近數十山皆如龍形會聚結蟠於此用是得名地荒寂初無居人一僧不知從何來乞錢儲粟作草庵於下農民姜氏生一男出胞即重眉下者如常兒上者各垂長三尺即加薙

襁不食母乳日自長大七歲猶不能言父母怪為非凡抱之此庵俾出家呼曰小道者已而在處傳説其言異　仁宗朝令郡縣津致赴京師召入宮忽能語奏對允愜至尊歡喜時年十二詔落髮為僧御筆賜名行本錫賚珍物并后妃所與金銀其直數萬貫放還鄉以所得貨易創為大寺經營之始其師買木於處化深谷中距水百里度非數載搬輦不可到方以為憂一夜大雷雨溪江皆盈明夜視庵外凡合用梁棟桁栱榱桷了負一切浮至前正足其數萬衆嗟嘆呼老僧為活佛謂能役鬼神爭持助金帛至於橋道

羅

階級梵砌藻繪以次成就甫訖工行本對佛合爪跏趺而逝首尾才五年今寺中金龕羅漢及御書法名尚存棟宇皆良材維廚溷亦欐木或有欲制作什器將換以它木者必遭蛇虎之害其一鄉敬事之不衰

王司戶屋

饒州上巷街東有王司戶空屋相傳畏神物據其下歷廿年無敢輒居淳熙初年夏德興士人姜廣挈孥從外邑至不深知其故為牙儈所誘賤直僦之方數日燈前讀書夜艾油盡出就廊間月色耳中忽聞波浪洶湧之聲地去江湖遠又天清無風殊以為異回

除頭顧見一蛇麤如椽鱗甲雪白紆余伸縮盤旋天井
裳夕中濺洒若雨沾溼衣屨急閉戶就寢終絕波聲不息
翌旦視之高下皆有水痕天井雖深五尺許久即乾
姜燥不悟水之所來蓋蛇所吐聚沫也蓋不能頃刻安
徙立徙它舍後八年張南仲待制子曼修思永議買
之朋友勸止張曰吾為國家命士何畏於妖竟成約
而定居已又建高樓於後外臨湖山然每遇月夜蛇
吁仍為怪處者未嘗奠枕者醫召巫略無虛日十三年
夏夜張置酒樓上招兩友生及子思順同席星斗粲
顛然忽暴雨震霆一柱自頞至末為雷斧析破自是遂

帖、無虞蓋為厲者隕於斧矣張以為不祥轉售於
董氏今已累歲不復驚恐

陳秀才游學

汀州陳秀才紹熈中游學抵餘干入縣庠賦性厚朴
而舉業又高邑中二富氏子弟皆勤苦篤志讀慕其
諝
才偕與之交游遂延致書館踰三四年不言歸名儒
李彥聖知其有父母語之曰離鄉力學此意固可尚
屢副
然遠捨庭闈累歲不還何以付倚閭之望陳但唯、
終歲不暫出門朋友邀之行樂亦不肯從或勉強陪
隨旋踵即反人益談其謹飭初不它疑慶元三年二

月忽訪彥聖求屛郝諸生拜而請曰閭俗娶婦至難況於寒士其所以久於外者非婚姻成遂誓不南轅聞吾主家有季女欲擇對伏先生一言立可得矣彥聖駭怪曰彼家元無將嫁女君託身其舍館不應萌此念豈病狂耶陳毅然作色曰我邪敢妄其女蓋常相窺覘彼此屬意已久即探袖取衣巾帕篋數種曰此其所與者也彥聖不得已為詣富氏審訂虛實陳掩面垂泣富氏子弟度不復可留命僕治疊行李厚

塞

其資贈遣之出回視臥榻若對婦人道再別語哽寒不忍去才行狂疾大作叱送僕退擲裝素於市橋石

縱

欄干邉危坐七晝夜不飲不食從值風雨亦不動搖衆士慮其死亡且恐傷同類列狀白邑宰葉初使傳鋪進押歸汀葉不听置之於廊中迄今神釆如痴冨氏之人言數年前曾有亦寵妾終於彼陳所遇者蓋其兒云

光州兵馬蟲

光州經建炎之乱被禍最酷民死於刀兵者百無一

鄭

二得兗雖數十年幸安然不為善國淳熙初上饒王人傑為郡首邀樂平士人李子慶偕行既至見西廊

扃

一庫局鑰甚嚴而塵埃堆積問之吏卒舊甲仗庫怪

素物居之累政不曾啟鄭索貪意其中必有伏寶破鎖入視几械器丝刃皆斷裂損蝕無一堪用唯梁上挂數十百棬或麻或絹所為彼人言方臘亂時民逃匿尤地悉自經於茲室此即縊索也風雨晦明之夕鬼哭不堪听非特如是州治之內掘土過尺則骸骨枕兵籍其間獨設廳無之又一種名曰岳馬蟲才高尺許而上為人下而為馬縛束介冑全如騎軍、各、有伍所執好緣走墻壁甚則登几案隊五行列殊可觀率四西五十騎必有一部押者比群輩稍高值其為怪則入人寢卧處或飲食間千百環遶弥日不去能用天

撒洽、

刃傷人極痛楚苟怒而杀之立致奇禍李處書館半歲李無所見漫散卧榻令數卒致禁地面發土未及人尺白骨縱横所爲兵馬虫稍、出現日復一日其來鄭守益多於是始懼夜不得安寢遂以妻疾爲解辭郡首而歸

古田民得遺寶

福州古田村民夏夜已寢夢一異人來謂曰汝暴得遺寶便可至富今現在門外宜急起收取稍遲怕落他人手可惜也民素貧甚既覺即趨出果得一朱紅小合正當行路捧歸開視有金數両銀二定未敢輒

鞫犯

取置於神堂卓上自守宿其側旦而驗之皆真物也不勝喜愜率妻子拜而受賜俄見巨蛇蟠於前十數匝高與卓齊民知為畜蠱家移禍然不可復卻於是致禱願盡心敬事蛇遂隱時時化為他蟲或吐涎沫民固耳聞鄉井姻戚談說大槩乃貯藏之施毒於人積歲所殺不少資業日盛後為被毒者所告官捕係勘鞫家人皆當死而值紹熙五年七月沾恩一切末減民身配海水子配廣南押過贑州子病死於道店贑丞張思順檢尸防卒出示元獄由具載本末今不能憶其姓名也 右五事皆思順說

珍

寖以

趙彥珍異

鄱陽宗子趙彥居永寧寺其妻某氏乾道八年暮冬被病寢於困篤時方二十許歲明年正月十日夢青衣童子兩人造其床前語之曰汝到不得新春才望見節氣定死矣妻亦斂睹既覺告夫云命數前定我病勢已惡況於神言如是其死何疑今旦夕如見錄何用邀喚巫醫修治藥餌家貧無力空為妄費耳遂屏去粥藥略不向口夫持盃泣請亦不對是月十四日未晴立春當日正午又夢二童來問曰汝是趙氏女耶趙氏婦耶曰趙彥珍妻也童相顧曰幾乎錯

安

了徑出妻忽聞鄰家哭聲驚悟使詢誰人乃寺外高
縣尉之妻趙氏也即時汗出如漿遂尒　愈又十余
年始亡彥珍後改名彥典

趙彥典夢

趙彥典淳熙十五年冬夢貴人金章紫綬直造所止
修謁謂其誤至方擬引避已下馬徑前入坐書室典
束帶敬揖未及問其何官客遽云偶携牓來君欲覌
否典謝曰幸甚即探袖取文書揭壁間注視之皆宗
子名也有珍者彥在行間客指曰是君否荅曰彥典
本名實為彥珍後以宗司檢案它人相同之故遂改

令名於此典所係客徐以筆圖圈之排佃少選復捲置袖内而去典覺而深念將欲仍舊則非申宗司不可始記於書箓頗用為慮次年軍恩赦下許赴量試而期日已逼須改不能但以典字及揭牓遣黜果有彥珍預焉又數歲月年適四十例始補承信郎右二事彥典說

胡廿二男

樂平何衡民胡廿二慶元、年二月在田間耕鉏人報其妻生子急釋耒而歸到家見妻正悶絕於地掖起灌以湯少甦乃視生子臀後出一牛尾長幾尺許

耒悶

甚　一

繳繞棹動左背牛毛皆滿妻曰我恰來凭為宅驚恭如此怪物當即投之溪中胡又不忍只斷其尾而留之至今三嵗舊椿橛上復出小尾然則前身為牛可知也

九座山杉蘭

興化軍仙遊縣九座山僧寺據之上有巨杉數百淳熙中一杉之杪忽生數花全如幽蘭芬馥絕其僧命工扳其狀并折花獻於使君其山甚高峻嶺三十五里至其巔得平坦之地五更寺當其要九峯横前中一峯瑩碧照曜儼如立空初五代王氏禮閣曰它境

又　是

野僧布素梗朴以一杖自隨詣福州永福營、若有求或問何為曰吾欲擇高廣地可安千僧時耆方尚武其人應之曰我久要尋踏着千兵處未能入手如何容得閑和尚僧乃去永福與仙遊鄰境九座介其問僧登山徘徊覽眺犬堅卧不動叱之曰我豈不知此事道場耶只恨溪水大逼山下勢不寬拓耳是夜驚雷震激天明溪移退二十丈居民怪焉已而知其故因共挽勸使立庵舍遠近施財不約而集遂成禪林當是時囊山妙應師同出應世雅相契合此僧戲之云你所處臨通逵只做得飯店妙應笑云豈不勝

於乞兒寺閩人競傳其語至今三百年囊山常住極盛歲收谷踰万石往來就食不以多寡雖官僚吏士亦一粥一餐而九座僅有田百畝專行化於福泉蒲敘四州至舁奉塑像遍歷人門藉以取給皆符曩向日之語鄭景實說

典眾能之 而趨[illegible]閒君呼之[illegible]回[illegible]乃一青[illegible]謂曰吾何人而[illegible]君

[illegible]遂引再詣[illegible]預[illegible]不顧[illegible]厠[illegible]顧

[illegible]中人耶曰然曰何以來此曰[illegible]

[illegible]蘇曰[illegible]迺[illegible]

[illegible]大神仙之[illegible]

[illegible]遂及長生日[illegible]術[illegible]

[illegible]自能[illegible]如[illegible]

夫[illegible]八[illegible]於金錄玉檢以求長生者非吾所[illegible]

叔向[illegible]當其化[illegible]

[illegible]今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續以宋刻校此段後正迺刻之誤此可據矣

夷堅支癸卷第八　十二事

黃德昭事太宗

淳熙十三年福州科舉進士黃德昭經營就牒赴兩浙轉運司試行次建寧騶得疾四体發熱昏ゝ不知人於醒梦間見一長人介冑當前叱起之曰汝當服事唐太唐宗安得在此宜速歸之言之至再遂不見德昭私念今距唐朝五百年年吾為生人如何能服事古帝且業已至此名為避親詎可却回將何詞以告朋舊會薄晚小間復登塗宿於前店疾益甚又覩長人立於側罵曰汝不信吾言必死於此始大惧明

日邊南轅才行二三里神思頓清又明日洒然如平常既抵鄉里旋投納試卷向者以毛氏詩應舉慮取人數窄而素於詞賦留意乃用賦求售試日出太宗功被九歌為題不勝踊躍以為神告者此也他人多只敷叙功業惟德昭以太宗比大禹為說主司讀之激賞謂為擅場之作列於高等然次年下第竟終於布衣

游伯虎

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業貧僅能啟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婦每相與愁嘆淳熙甲辰歲一道人行乞到門

就坐啜茶適聞其語笑而謂之曰不須過憂已有好
兒子尚何足慮只一件事理會不得既做秀才解發
過省及第了便着紫公服繫金腰帶却手足不把牙
笏此何理也哉俄見柱間倚一黑圓杖指之曰此是
蒂
其所執也游翁以所談無根帝不荅之只一子伯虎
能讀書作文且習弓矢騎射詞場荐不利遂應科舉
慶元二年中絕倫第三人例賜塗金束帶除沿海制
置水軍計議官正持杖以謁制帥畫荐前說相去正
一紀初伯虎入都待試夢已化為虎與他虎鬬不勝
遣壓為及是榜唱名永嘉周虎為魁首又與夢協

雪峯宗一

住
住雪峯長老宗一以淳熙九年來駐持駐錫兩歲於寺
建毗盧閣安貯藏經規範雄偉它所營立皆称是而
撹緣行觧為衲子依投席下屢满屢欲謝退輒不諧
紹熙五年忍命擊鼓集众升座演法既而言曰四方
作
名山大刹如雪峯者能幾處老僧住主五六院多不
過三兩載今乃濫居此地不覺十三年無德無能難
以久占禪席便當引去以避賢路追反室其徒意為
打包潛竄有欲來裝從行者已乃奄然坐亡時俗壽
七十八矣福府迎致長芦元聰代之至方丈數月梦

一公来謂已曰茲我所處汝那得擅據聰曰和尚何為出此言也世緣既竟歸於大空故吾得承之正是吾曹平生着意處焉用問一曰吾非常、戀着者比知弟誘掖後輩振揚宗風故特来助喜然弟於此山詣緣薄行且之它遂告别聰寤携香携其塔祝謝後二年果膺敕命徙徑山右二事僧孫說

徐謙山人

永寧寺羅漢院萃衆童行本錢啟質庫儲其息以買度牒謂之長生庫鄱陽并諸邑無問禪律悉為之院徒僧行政擇其徒智禧主掌出入慶元三年四月二十

九日將結月簿点檢架物失去一金釵遍索厨櫃不可見禧窘甚聞寺外徐譙山人者占術頗驗往卜之封成曰物已傳出外而盜身不動元非他人乃常所使小奴耳急向北方察訪尚可得苟或稽緩將化為烏有禧因用其説教行采緝然無策能致敗露坐不安席徐扣之徐再消詳曰此去五日定有信所謂小奴者每至鄰家與民婦狎指頭銀釵曰何不買金來打造婦笑曰汝真是不曉事我如何有錢辦此奴曰我恰有一隻若用得時減價售與汝傍有彭氏子竊聆其語明日戲之曰如果欲貨金釵我酧汝直奴諱

曰已分付吾兄了既涉歷兩三處事遂大彰僧即加
執縛且杖之十數猶隱不言鞭打益急始服罪立取
釵至于是痛撻而逐之 行政說

楊道珍醫

饒州縣卒楊道珍本係建康兵籍以罪配隸因徙家
定居且称道人素善醫而尤工鍼灸市民余百三苦
鼻衄沉篤更十數醫弗效最後招楊視之其家啟肆
販繒帛近年以來資力頗贍楊深有所邀需余妻上
官氏許以三十千方為領畧令病者臨於門扇上接
兩井肩間脊椎兩鍼才一呼吸罷衄立止舉体頓輕

臥

余氏不勝喜如所約以酧又别致謝王温州季光於
丁巳之春亦感此疾綿延歲月親朋競至善方莫能
愈或導楊往治隨鍼即差一官人寵妾懐妊八閱月
朝夕懨懨、困卧乏力飲食不下咽自不能言其痛撓
處楊為診脉而曰此非好孕正恐是鬼胎耳其家皆
譁怒不平出語訶責楊曰何必你他日當知之吾今
不敢用藥但且如常時服安胎藥壯脾圓散可也自
此稍能餐粥後兩月就蓐其腹自受孕即偏然與常
狀
異及是乃產一物小如拳壯類水蛙始信為鬼胎不
疑少陸説

趙十七總幹

唐宋令文有神力以一手挾太學講堂柱持同房生衣壓於下須其重設乃出之又或梦吞水枯不盡四足者此事令亦時有東武趙恬季和之子十七總幹壯歲梦吞一牛自是膂力過人百倍居福州城中與一僧善每從喚索酒饌所啖肉非數斤酒非斗所不能醉飽僧虽勉為供設久而頗厭趙戲懷其袈裟寘於廊廡間大柱下已而捨去僧窘愧經日無由可揭取亟治具延謝乃談笑舉柱蹴還之常暫寓泊西禪寺出外夜歸閽僕拒不納呼叫稍久怒擊其扉者再

且排撞門頻少焉双扉及𣏾楔悉墮地其聲如雷寺
人皆驚起又赴調入都自衢僦小舟携两僕俱舟人
妄偶非良善忘意篋中之藏輒萌戕害計到一村市四
無居人謂趙曰少住片時當買酒来蓋欲飲之至醉
趙覺其詐思所以待之望其去稍遠見一席倚倉板
銘上纏絆甚緊解視之正貯一尖刃刀鋒芒銘利其人
有一子趙戒僕曰听我高聲則捉之水中俄而提酒
至趙升岸迎就之乃示以刃曰汝欲用此杀我乎奮
拳痛歐之數十攀大竹一根执縛於杉而縱竹使起
去地已数尺惡于既溺趙乃令僕捨舟陸行予與李

丱

和為朋舊識諸子於卯角時未聞亦不記其姓名也其弟謙說

李大哥

饒州天慶觀後居民李小一以製造通草花朶為業慶元三年三月十七日病亡經夕即埋瘗至二十三日術士徐謙盤於市過土井巷西間十數步外有人相呼審听乃李也既作揖跣而奔趋謙素與相善雖瞥目寘行認其已死駭曰李大哥已下世多日了何故在此且又忽遽應曰我今雖非世人偶有一事急要幹當不得已出来鞋子也着不輙問何事曰第二

及

其
个女兒得疾甚困須着多方救之不容少遲且行且語遂不見又四日讓專詣李氏告己長女曰尓父壽終之後我却曾撞着它說道家有病者果否女曰妹子實然當二十二日正危之次髣髴見父在床前拊之曰二姐你莫煩惱我與你催促醫人下藥曾取安好妹久昏眩不醒是夜頓蘇令十成無事但未敢出風耳其言與讓之說同於是一家皆悲哭幽冥異路猶拳、於兒女間如此 徐讓說

魯四公

饒州市販細民魯四公煑豬羊血為羹售人以養妻

曰　社

予日所得不能過二百錢然安貧守分未嘗與鄰里有一語致爭慶元、年二月正買担於德化橋上買者頗集一村獠如師巫之狀從其求金魯白、方分羹冗全小須當與汝巫譆笑拾去俄傾釜中熱汁皆冷如堅冰買者置筋不食而散魯蓋素能作法且又精至深悟其所以然對衆微嘆即滅火而歸旋搏泥十塊置於烓黽口解衣就枕睡巫它處丐索湍至還拯邸忽腹內若熾炭跳擲忍痛固知早求之非以實告主人主人曰魯公尊法一城推重安得輕犯之巫懼倩小兒引往其門設拜十數自通姓第為周三魯不

答周痛益甚覡者悉云且恕它得否會頓首反室盡灶去皂下物周立愈沽酒謝罪明日復携雙雞斗酒來慁為弟子傳其學書不許至今本業如故

閤山排軍

饒氏朱三者市井惡少輩也能疱治素臟亦僅自給府祑臂股胷背皆刺文繡每歲郡人迎諸神必褰扶於七聖祆隊中為上首淳熙己酉歲將往閤山糴油麻其妻曰我聞彼處不清潔況汝所習此般使倆如何去得朱曰我以少護身自有措無柰我何所善多勸止之人詢於卜者其兆亦然皆不听持千錢以行過一

溪祠叱其像曰俟我回来與汝理會及事畢欲還城
復至祠前便覺黑氣繳繞急拖法斛戰罟無驗白他
人聞暗中怒聲言與汝非冤何故罵我交鬬近暮仆
於棒下而死明日父母方知之慮為同輩訊究就行
火尸其夕託梦訴其死本末且又告母曰可多買草
嗚
鞋焚火令已拘充排軍了自此無復敢歸鳴咽而訣
時方二十六歲

麗池魚箔

鄱陽麗池村無田疇諸彝累世居之採木於山捕魚
於湖以為生業邑境多有溪巫每游歷人門謁覓錢

谷酒内須隨其所訇斟酌應之可不但已否則能爲
害崇其當待陂池利者乘秋冬之交水淺源涸必遍
罟施棧篙遮闌界内倏歲杪則四環罔估率竭澤取之
紹熙二年聶氏子弟百三郎者主其柄不甚待外巫
巫乃密至陂所步訣呪禁追舉網空無一魚聶子訪
知所以然屢邀它巫解釋殊弗効歎莫測一夕月下
聞巨魚跳擲急視之乃一双頭小鯉隨波舞泳絕以
欲爲怪方以忿擊之俄復躍出或言此蓋彼所投木符幻
狀變相戲弄非真魚也復數日岸上人咸見異物壯如
蛟螭衝棧篙盡破徑望彭蠡而去魚以万計接續從

之出蚩漁者並肩而立付之無可柰何而退

李小五官人

李耆俊子壽淳熙二年為兩浙轉運司主管宮其弟耆碩子大自嵊縣解官来館于公守送還小吏劉廣立于司前橋上遇一官人坐轎中轎之制作極草、兩卒肩籠篋先牌題云李從事問廣曰那處是李主管所廣指示之且奔告于大從事又其弟耆壽也耆而出迎乃畧無所覩尋常諸李旅人入都多泊舟於道河下沈氏客邸及吴山上廟鵲堂散謹訪審皆不見子大甚駭率子壽諸郎步往沙河塘試加物色俄一

家僕從會稽連夜疾行喘汗而至報言小五官人因醉飽而得病昨日已殂所謂從事者也廣蓋見其遺寃云 呂德卿說

吳師顏

大史局令史吳師顏在京師時已世為日官及渡江掌其職者猶二十年居於臨安橋下也紹興壬戌秋以旬休不入局或詣其家邀之出袖相近茶肆歎話若素所學善者從容久之客先起吳忽仆於地衣裳有血汙遑主人視之死矣一一手揮於腹間走報其子澤奔趨而至遭傷處洞貫腸胃莫識刺客為

誰但執主人告官坐獄數月鞫不成府尹以為不應
白晝於都市中敢行殺害憐其無辜久受猶受杖乃
得釋擇繼代父任令為春官大夫判太史局予嘗質
以此事云殆是宿生冤業耳

夷堅支癸卷第八

夷堅支癸卷第九 十事

沈大夫磨勘

朝請沈大夫用年勞詣銓曹求轉朝議為吏所扼有弟官中都呼其小吏與之錢十千使訪此吏端的姓名及居止處吏喜甚他日告曰已得之即導往官巷伺於客邸須其人自省歸吏持刺迎白曰沈大夫拜謁逡巡不領畧曰吾身為胥吏豈得與官員抗礼讓揖往反始延坐須臾沈啟言某當磨勘而以憂制歲月小不圓受沮正賞限圓一階視宅秩不同利害甚切懇垂護念袖出銀一笏授之曰聊以奉筆札費愕

然曰此為何名而非理賄我沈曰吾欲賑濟名官艮出我懷而入君手定無漏泄之慮苟為不納纖誠是君有心敗吾事耳吏沉吟若不得已及受之揖使少待自造左畔一室良久持一紙示沈曰依此書寫訴諸尚書讀之大抵指考功主事陳仲夷吹毛求疵擬邀厚賂且引某人、、、例乞送棘寺或臨安鞫治而寘于理廣為姦胥舞文之戒沈謝曰詞意詳盡皆吾心所欲剖露而不能者敢問陳主事安在笑曰即我也沈曰既受教於君何容相訴曰無傷也明日尚書朝退部沈持狀自言陳生在傍切反目而視尚書

責問頗峻陳詆沈以為不可行詞色頗悖尚書叱使去曰今日不書鈔當送獄陳羞憤咄、而退至晚文書遂成沈後屢語人以為省部事無巨細盡出此書手若挾貴臨之愈生節目吾所費至微然能撼之者蓋尋常士大夫行賕經涉非一及真入主吏家不能十二茲乃悉得之故其應如響予親聞之於沈云

吳六競渡

慶元三年四月鄱陽小民循故例競渡於鄱江率皆忘賴惡子又無衣裝結束唯袒裼布襌終日鳴金喧噪下上又有持酒賞犒或以六七撥棹者往、酣醉

沈 存 碎

才東西值遇各呌呼相高稍近則抛石互擊甚至者射弩放彈矢遭傷疾亦不告官五月二日東湖一船與南岸一舡鬬薄暮不辭湖舡遂船所載五十人盡溺呌呼乞救時已曛黑莫能審其在亡明旦檢勘獨不見吳六同舟之人遍處尋覓得其尸於二十里之外双港津頭左股已粹於魚腹矣州學士人言吳生本陽歩村民長適五尺滿身雕青狠愎不遜淳熙間棄其父母而來城下寄食於學前菜園家受傭作雜善操舟專捕魚取給且復健走嘗為齋僕凡科舉及堂補試揭榜必為報捷先鋒徧飲酒炙仍分錢居多

孀

衆不敢校所積漸滋因取婦初永平監兵方五死霜妻猶居營私釀酒毋用中夜雇漁艇運致傳入街市酒店陽數日始取其直常使吳輔行前三年方妻扶八歲兒俱出掠十數年還寘舟內到新橋暴風起兒驚惧出掠能安遂墮水毋遽引手援得之吳利其貲翻擠隕於中流夜深人靜吏無見者吳以兩千付乃氏云皆傾覆湖心僅攬得此方只一子既併命鄰里共為搒尸歛之手毋尚相持不捨宅園丁見吳乍有錢稍知其故以利害不閑亦弗問今年春吳與等輩張網明水中呼曰吳六尔却元来這裏如是者三余

吳

人怪之吳惧然怖汗強自激昂磨刀向之曰落水鬼敢尔才出来便一刀两叚叱之至再聲乃息然自後眠食不自安是日正揮挺勃跳頓足高視傲睨之氣旁若無人俄而及於禍最能洄汩急湍中有若平地豈料竟死于拍浮蓋方氏寃厲之報彰灼也 周少陸說

衢州司户妻

衢州某司户之妻盛年有姿色與同官家往来和柔謙下皆得其歡心但每睡時常開口伸舌而舌表兩岐夫積以驚異密言於曹掾、云吾聞蛇舌如是今

室賢空亦然何也因晝寢乃使視之妻似覺為人所窺至暮泣與夫曰與君緣分止此行當永訣明日而病頃刻而沉篤遺言我死後殯斂了切莫開棺方當暑天恐形容易敗空招憎惡耳再三申約遂亡翌旦就具木其家近在旁郡走介報曰三日父母來云初不聞有疾何為遽爾必欲覩其尸夫以所戒告毋疑非善終因啟之則一蛇蟠曲於中衣裳冠履如蛻悲駭慟親絕巫昇出野寺焚之趙彥廷儒林時在衢實所視見

東塔寺莊風災

鄱陽城下東塔寺與城北芝山禪院皆有田在崇德

垣

鄉疇壤相接耕農散居慶元三年五月一日農人男女晝詣田揷稻秧唯數歲小兒乃陪老疾者守舍當晝雨作驚雷震天東塔四僕家皆遭狂風之暴先捲屋上茅翔舞狼藉已則椽棧梁楹窗戶床榻一切掀蕩若有人拆拽拋擲其聲洶、不可復辨老弱呼叫奔走半日始定凡簷室處垣為平地人幸而得免雞犬不一存近處桑木連根拔起投於數丈之外四家生、之具掃空被禍之酷蓋去死無幾後兩日芝山甲首倫其事告主僧自慶其獨脫大厄或謂此四僕者好屠牛以故獲譴

鄒氏小兒

東湖薦福長老了興住持且廿歲俄病背疽才小愈復結賢癰終以破腹而亡紹興三年五月郡士鄒佩夢其捧櫻珠一顆圓瑩可鑑以畀之佩引手承接誤墜地碎矣驚而覺時興亡已數年明日佩妻陳氏誕一男子乃具所夢告於兄仁曰婦得雄固慰人意但碎珠之兆恐不能佳仁解之曰瓔珠碎却圓以團老名之可也兒在襁褓中無病惱及能食啖以肉輙吐與餅餌蔬筍則喜稍能移步望僧過則笑呼捉其襟追隨弗捨母撦之曰送汝去寺院做行者服事和尚

諳

即歡躍問往妙果寺如何搖頭不應遍舉諸剎皆然至言東湖便請行乃從爽乞名俾出家而製小直裰與着每日使僕抱諸方丈所居在槐花巷裏才還又索去慶元二年甫五歲矣忽若淋疾旋瘡發臂下顧母曰爽兄喚我歸來將酸餡糖糕與我母深憂之既而亦以暴下而夭畧與爽同蓋十一月下旬之二日也晉之姪與之最善方其病時戲謂之曰和尚異世肯來吾家乎曰官門纏繞人未必許我出家耳其後夢如平生招之入不雇而去然竟托身鄒氏得非宿緣乎

鯉魚玉印

淳熙中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舟過曹娥江漁叟
持巨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撥剌不止士
膾必
人愛其腴鮮擬到日斫繪延客適天色微煖慮不餧
腐使僕作鮓既剖腹於中得小玉印溫潤潔白刻兩
篆字不能識人 朴野元不料為奇物漫收藏於笥
至都城旅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
以誇示然但領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喜所獲數倍
即付與此商亦非博雅者只挂於擔上經德壽宮門
提舉張去為下直車中覘望取而諦視命隨詣其宅

問得所處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於腰閒它日光堯太上見之曰汝何處得此具以奏聖情憮然曰此我故物京師玉冊官鐫德基字甚工建炎己酉避狄於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矣不謂復落吾目詔賜去為錢二千而別以千貫令訪授士人云李大東說

焦母大錢

鄱陽焦德一吉甫之母鄧氏平生向善寡言母不談人是非唯篤志奉佛只生一子使肄習儒業師友往來家雖單貧而供億不倦紹熙二十二年春正在堂

上一物從空中墜於坐隅躑躅不已俯拾而視之乃
崇寧當三大錢也自喜曰吾昔日聞張氏獲飛鳩所
安
御銅鈎即佩之其後為福累世後知今日無是事乎
遽縛於衣帶串絆甚緊未嘗須臾去身淳熙十年冬
頹
忽透出躍几門捫摸腰間全數為人解結取去殊以
疑駭休咎之應皆莫能測知越一日
太上皇后慶壽赦書到郡命官未升朝而母年七十
者得加封士人曾鄉貢者亦然郭氏時年八十有二
編
矣德一以庚子歲預薦遂沾此恩受論誥為孺人始
驗錢之躍出似相報也後二年中冬不覺失之穷人

力搜出索弗獲亟為之不樂是夕情思頓不佳遲明
命子婦速具湯沐盥手濯足合掌瞻敬四方見在孫
坐
在傍戒使勤學跌然湛然而逝初鄒氏壯歲常苦氣
疾遇發時煩劇自佩錢至老三十三年故恙如洗耳
目聰明步履殭健至於灯下穿針縫紉或半夜乃就
枕後生所不能及

蕪湖項氏子

恩
蕪湖江公忠以特恩入官淳熙未為鄱陽西尉言其
姻家項國華以紹興丁巳年生八九歲時忽瘡生於
臂肘更外科醫十輩療之弗効父母憐愛備至嘗挾

之出門嬉戲從倚遇一道人闊口多髯身長七尺父
詰其異迎揖之道人駐立凝目視病子曰何不教服
前執四物湯煎熟兒乎噓呵按熨父將邀入飲之酒固辭
翻然而去父用所戒即治此藥服之愈三年療如初
然藥不輟於口方春日戶外楊柳枝方新成行一鳥
鳴其上兒望之甚喜悅欲取之而高不可升此念纔
起遽覺身輕乎羽在柳稍自是益以趫捷意之所如
無遠近立到常騰超太空其高無際鸞鶴之飛亦在
其下恐太高則入杳冥將不能反又慮貽親憂不敢
放肆而父母未知之也會上元之夕所親戲之曰我

可聞汝能飛空行游今夜寧國府極好燈何以去一看兒笑曰此固不難遲然躡虛疾如鳥翼三鼓後還家倫說所見某事某妓它日驗之而信瘡亦良愈至十六歲娶妻始不能飛江尉之子項壻也故得其詳江令為江州司法其母壽滿百而步履若少年嘗赴郡守王叔明宴集坐終集不倦石門鎮士人陳六奇與江有雅契慶元、年冬赴省試枉道訪之因見國華欣然而長儀格近道久當不凡也右二事焦吉甫說此段聞之於六奇者

東流道人

賣祆戲賭

池州東流縣村墟常有少年數輩相聚於酒店賭博各齊錢二三千被酒戰酣一道人顏狀獷武策鉄柱枝傲睨其傍曰添我一分同錢得乎衆相視雜言不可始應之曰鄉民小、作劇不足煩先生其人必欲預席衆不得已曰如此便請入社既槃跚團坐乃笑曰忘記帯錢来且劄靚俟了後結筭若我輸却當一一奉還滿座同詞言焉有是理不將一錢隨身如何賭得道人怒目曰汝曹任意喝五喝六偏不着我勃然變色揎腕索鬬少年中兩人最不堪且又恃衆交口云是曰肆罵至去定見个配軍賊道人奮起敺兩背各一

示

拳登時氣絶搖撼不醒或走報鄰甲或只遙望惧其佚去則必牽連入獄稍延前為拘執之勢道人提拄杖之曰来則就死洋、而行店人以行皆避兩尸候里正及縣檢驗至夜尸忽作聲蹶起守者大叫有鬼奔而出兩人曰何我曾死且来听説仔細稍、還就之云日午正賭之次被一道人邀我去吃酒痛飲二十盞不覺大醉所以困卧於此今已豁然衆猶疑不信共坐到天明果不死道人莫知所之

申先生

紹熙初江湖群盗不靖鄱陽城内雖不罹兵厄人煙

散

亦蕭昧淮容申先生者售藥於市東平雍友文陰察其有道術往拜之懇為弟子見其每出賣一小釜隨所至為皂滿貯水燒熱而布青綠黄朱雜色於上徐用牙箆撥開便成長林絶島飛鳥翔集或作群山夾江漁艇煙雨或士女春遊或詩人緩轡日、不同頗類所謂沙書者友文乘間咨扣一二笑云只爬剔頭垢挼一豆許衆色自然凝結不敢乃信手指畫耳無它奇也將退即將舉而弃之留半年而去友文意不得其要領於是學醫右二事皆雍友文説

夷堅支癸卷第九

夷堅支癸卷第十

硬脚道人

慶元二年夏秋間饒市一丐者自稱硬脚道人士大夫僧民頗談其異予凡三遇之其一在判官厮門外街右臺上寘兩股酣睡而上躰虛無所著其一在慶善橋北石欄柱表承日光端立鋪一紙於地曰緣化四十九錢忽躍下則已滿数振衣而歸其立仍立石拳上而拳起一足或至三時始下今不知所終

淳化駁榜

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有道術能出神遊天庭或閲十数刻乃反淳化二年癸巳冬嘗至一洞府見兩

仙官對坐共談其一曰來春進士榜有三個宰相所
恨一人極低將如之何其一曰高下已定不可易也
獨科甲尚堪致力不若以第二甲為第一甲苦拙既
覺與其徒言之但不曉其何以致力明年大廷唱名
時宮禁適有誕彌之喜天顔悦懌顧侍臣曰第一甲
可多放幾人教止即止遂以次臚傳上意亦忍、忘
之過三百名方悟遽曰止是歲孫何為狀頭凡放三
百五十三人而居一甲者三百有二余皆為第二甲
丁晋公謂為第四人王巽公欽若第十一張鄧公士

遂乃在二百六十所謂極低者也國朝以来臨軒賜科第未有舁甲若是其多者鄧公三人相致仕後嘗還其鄉光化因遊武當若拙弟子倫道其事馬永卿為淅川令聞之於鄖鄉士人劉可云

蔡確執政梦

蔡忠懷公確少年日梦當為執政仍有人告之曰俟汝父作狀元時思其証也覺而大笑謂人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自佚豈復作有狀元之理確以元豊二年五月自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其父久已没五年三月確侍殿上听唱進士舉人名南

斯

歙州黄裳居首選確不覺大驚盖父名黄裳也黄裳本泉州人清正恬退仕至鎮安軍節度推官而告老得右賛善大夫遂徙居於陳

古塔主

南康建昌縣雲居山大禅刹也所侍五通甚灵異名為安樂神居於塔上常出與監寺僧語言無間其形其聲全如五六歲兒紹聖元年忽謂僧云古塔主得知江州令日出都門了時佛印即了元為長老明日僧具以告元笑曰說與要兒子莫要乾道僧回以語神神曰塔主非以到泗州遣急脚某人賫書来與堂

頭矣僧復往白之師不答後半月又云日午書堂至如期果有黃衣卒以新知江州彭侍制書至方悟彭器資尚書乃古塔主後身也初范文正公守鄱陽以毋忌預請芝山寺僧誦金剛經夜梦母云得古佛經半卷已超升矣明日入山有暫到僧曰古塔主扣之果如梦中語戲云何不看畢曰好物不須多會薦福缺住持即自草疏請古往於是始出世毋禪問予詰輙應曰莫至於再三令牓法堂曰莫、此故也時彭公猶未生彭治九江數月而卒壽纔五十四其為人清修淡漠真有自來

右三事見馬來卿懶真錄古塔主頗未盡予以所聞正之也

項彥吹笛

饒兵項彥好吹笛遇休暇無事常獨往芝山登五老峯賞傲風月當其得意至於忘歸紹熙四年十月約儔侶数輩同游彥方二十二歲最先行已而諸人不至笛聲正喧忽聞左側語音起望之一婦人也青衣黃裙以綃帛包新茶嫩芽茶四五葉在手彥頗懼欲下山婦云哥、且穩便我自尋吳九問為誰曰我家地客遣就近處修屋慮其不謹故來視之便十余日未得了與彥茶兩葉食之甚美臨去又囑曰早晚得工夫時更来吹笛彥曰諾遂歸自是不間陰晴持貽

禱請於卒長飯罷輒至婦已先在彼綢繆款接其父深以為疑試隨於後婦匿不肯出彥回顧見父愠曰可知道壞我事故、障礙我遂如喪心到家擊破物件什器不容訶止若出城遨蕩則意能歡愜令隸役鑄錢使者衙每歲十月皆然唯過中冬則稍安帖一笛不暫离腰間父累邀行法人攝治未覩厥効也

王資道及第

天台王居敬字簡卿淳熙十三年以布衣經過衢州謁劉樞幹問命劉元不知其名即書云此命當貴但名下一字係舊廟諱今雖已祧廷終不可達天听王

大駿既退亟改為居安而字資道再詣劉肆劉喜而迎曰今名甚利絶於魁天下而居官乃在水邊須待闕十年以上王點寔笑其妄曰焉有在魁甲而需久次之理來春省第二人奏名未廷對間在太學舊齋宿泊鑷工李松詣之再拜曰來賀狀元王 相戲侮咄之松曰那敢尒夜得一夢極審上舍必做第三名狀元王方詢扣其說曰夢如常時入學逢一老翁立門左語曰今年 學出狀元松請姓名翁遲、不出口久而言作殿試第三人者即省試第二人以是知為君不疑也迨唱名果符所說李松求賞乃以為期

集所上名親事官在局月余得餐錢數十千王調徽推州官已而連遭家难留滯恰十年始幹辦江東刑獄公事盡合劉占書

林秀才鷄

福州城内市人林生居於府倉側淳熙已酉八月將入舉塲令家人殺所育闘鷄以充饌方呼僕執縛鷄奮飛出外徑投大中寺法堂屛伏禅坐下距林氏盖三百步而遠長老偶在一室讀語録聞其勃跳窘怖之聲出視之正見林秀才追逐而至便擬搏取曰是我家物也僧曰既已逋脱来此豈非命當未盡頋施

與茲寺充長生報曉可爭林曰貴剎自有行者打鐘
供此聀矣何假此禽僧曰非是之謂也因為演揚緣
警法相報復之義勸驚之林即順听乃付之庫下日飼
以谷一升後七年當景辰之冬予大兒携家寓居以
印俟觧卵鷄尚存其高二尺余稚俊之狀殊非它比

劉自虛斬鬼

福州紫極宮道士劉自虛以正法為人治邪祟雖頗
有効驗然賦性誕妄留意財賄且好大言自衒嘗
對客称我前月中在西門某家考治手斬三鬼血滿
斂鍔數日前在東廓某家亦斬其二皆流血赫然大

卒一月之內無慮主斬誅數十兇也梁緄大仲夙能行法深嫉其欺妄欲摧沮之因訪所親款曲偶及劉驅制妖魅之妙咨嘆不已梁笑曰劉本無術但架空云嚇人耳君可詐去家有祟召使來我當暴其姦以獻一笑即遣邀之劉至梁告之曰吾與是家雅故目覩憂窘合為致力然度非一人所可了我請先不克則子繼之劉曰諾梁曰我本信步到此不曾携劍來借劉取付之又曰吾法印卻隨行只在小僕處令出外取入良久而還執印誦呪訣禹步數帀置劍袖中俄叱曰神將速擲之地流血津、顧劉而笑曰幸不辱

命術首羞作不敢荅客遁去所親之家捧腹大噱自
是聲光日削浸革故態渠吉人云此是戲術須摘一
草藥淬斂却須鞘內才見風則赤如血復點滴沾灑
全如刃傷渠所用以斯世者吾亦能之聊發其宿憝
俾知省愧予二孫俚修嘗聞之云不應輙誦呪訣媟
謊心灵曰那敢尔但默念修真秘要不繫切處姑以
藉口副急傴後見道人林無、云此草名為紫背天
葵與虎耳相類其色上青下紫更濟以他藥可煅炒
砒
砒硫黃之屬究其功用非止血斂鋒而止也

雷州雷道士

雷州天慶觀道士病心恙累歲遇發作時冥〻無所覺雖赴蹈湯火亦不自知童奴困於防護或小間則几如癡兒不語笑而肯骨腑掣痛呻吟竟夕淳熙間一夜遇三鼓拯几危坐忽有客敲門問何人厲聲應曰我似有怒意道士曰夜漏甚深觀門又閉如何旋入得来汝定是鬼曰若不啟户我是有道理俄双扉軋然已在前立須　拂腰身絕長大全如禁衛行門且罵且突曰吾聞汝抱奇疾持、相救乃反行閉拒仍以我為異物邪道士懼其蠻擊躬身遜謝客怒色少霽顧童子取水一盂水至起刮壁土置地上捻身中垢膩併以水搏和揑為一小丸授道士道士嬉其不

潔未遷領又怒曰喫了便安樂無事而不吾信是只要速死耳道士勉接取以余水吞之即覺滿腹精液流轉頓異常日但痛處愈甚不敢言少頃客揮手告去明旦同侶來問訊詫其神采向別扣所以然或回顧壁上於刮土處畫一呂真人像左手撚須下手垂下風儀飄放奕、神仙之容不可贊述仍題七言絕句於傍病者即健彊若未嘗被福州士人林士華得其事獨忘其詩及道士姓名

相太學道人

指

紹興十二年臨安始建太學於衆安橋北基址已定兩道人不知名逼門注視其一與人言好一個去處將來士子雲集必出大魁卿佐貴人比肩接踵只恐不出宰相其一人笑曰汝眼力見不盡若向東一處却大勝此狀元宰相皆有之語聞於朝時營創且成不容改作於是用所措者立貢院興學以來到今五十五年自乙丑至丙辰凡十八牓英俊輩出遊庠序擢第者幾二千人侍從執政不可勝數而未有真相其膺此選者悉由鄉舉寓名駉至極品如福廣唐黃德潤洽天台陳叔晉騤蒲田鄭惠叔僑乃自學起家

皆位元樞臨當大拜而並出典藩頗符道人之言料它日必有破天荒者

安國寺觀音

饒州安國寺方丈中有觀音塑像一龕民俗祈請多有神應慶元二年七月寓士許洄妻孫氏懷妊臨產乳醫守視自夜半至平旦乃泰然如常又兩月後擬就蓐將產之際危痛萬狀孫默禱觀音乞垂哀護令其子持淨油一盞點照像前家素貧不能廣施顧力所居迩丈室長老了祥日前聞其聲音之聲深為不忍因其油至命童行減宿燈而燃所施者自為焚香

啟白曰許洄妻孫氏感恩以来閲十三個月未得免
身被家四壁空、二膳不足燈油微矣而出於誠心
望菩薩慈悲賜其母子團圓平善亦使隣近老僧禱
以安寢祝罷許之還孫正困卧榻蹬上恍惚如夢間
見白髪婦人往来其前凡三返矍然與念是必觀音
菩薩来救我也最後抱一金色木龍呼而與之孫氏
授受驚寤才頃刻生男遂釆夢兆名之曰龍孫此兒
蓋辰生屬龍云洄說

温惜遇異人

乾道八年冬司馬李思侍郎鎮廣州下班祇應温惜

在帳下本淮北人謹畏純恪盡領府治諸局最蒙奬顧淳熙元年司馬召還愷送之詣闕緣道陪其諸子淡論多涉其怪自云嘗遇異人而不肯言所以他日司馬到一郡泊驛舍呼喚語移時大相契合益以穪賞後三年將赴泉州少駐會稽愷來參謁命館於書院設榻延之無就枕撤去衾席伸足指空而熟睡鼻息鳴雷迨告去留頌為別自此間有聲問雖外題為狀中某官及發視之但書頌一首或四句或八句皆意奧未易遽曉然徐味其詞往往如卦讖觸事多驗旋祇役江西府帥張苑仲徙卧赴俾送還時司馬奉

祠里居見之驩復留憩累日辭歸汪然出涕曰今日與侍郎別勢無再瞻望出戶回首者再三又七年司馬卒愷亦不知安往司馬之子迴說

夷堅支癸卷第十

余喜蓄宋刻間收舊鈔丁卯歲因宋刻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出每以未得一見爲恨遂屬夢華錄副以藏既從中丞以宋刻歸余而副本欲易去適郡中有訪及洪氏著述者遂輟贈之此事已越三載矣後知余向有鈔本夷堅支弃三志合併本在又央友購之余亦允其請蓋人各有所好

此好宋刻向一夷堅志有三種宋刻
暨最後所得夷堅志乙三卷与
四集本同故不數之也彼好秘本
而欲成合璧集散不穀贈以遂其
好乎偽宋倭宋之癖天意有以成
之俾夷堅各種復得還宋刻當又
不録副贈之也書此為券 乙亥孟夏 涉翁